

往昔的罗锅河

孙宝庆

罗锅河是芝罘区的一条河,它与大海阳河交汇于渤海,河宽约30米,河堤高1.5米左右。历史上的罗锅河即使连降滂沱大雨,也少见水满岸边的现象。河水最深时也近齐腰,通常是浅水细流,天旱无雨就呈现出几条溪流。

罗锅河流经华丰街、经伦街、慎礼街、三明街、乐善街等,其中三明街和乐善街地势低洼,每逢降雨,四面八方的雨水齐流向着两街,使这里的居民饱尝了积水淹家的苦头。

原先,这两条街自南向北再往东,修建了贯通一体的明水道,因年久泥土沉积水道堵塞水流不畅,便滞留汇集到洼地。幸亏罗锅河离最佳的乐善街不到百米,而毗邻的就是三明街,那聚集到雨水在进入居民院的同时,也涌入了罗锅河,这就减轻了水害。罗锅河功不可没。

罗锅河四季水流不息,夏秋时河滩上生长着麦穗草、韭

叶草、蒲草。这样的自然条件促使河两岸许多居民放养起鸭子。当时俺家也养了好几只鸭子。清早妈妈从窝里放出鸭子就叫姐姐赶到罗锅河里。站在罗锅河边放眼望去,各家的鸭子这儿一群那儿一簇。有的鸭脖子上拴着红布条,有的翅膀绑根花绳。各户都有自己的记号,一眼就能认出来,河里的鸭子有把嘴伸进水里觅食吃的,有张开双翅嘎嘎地叫的,自由在地形成了一幅风景画。等到太阳落山时,各家各户才纷纷赶着鸭子回家。在罗锅河放养鸭子省事省食,鸭子下的蛋也大。

每到夏天大海涨潮,汹汹的海水沿河堤涌进罗锅河,这时只长得一寸来长的小梭鱼成群结队随海水游入河里。顿时,罗锅河成了孩童的乐园:大伙各自拿着用木板制成的小帆船,到罗锅河里跑船。一只只小船顺河流朝北漂去,漂不多远就被从北往南直冲进来的海水顶回来。有的小船甚至被水流掀翻,引得小伙伴们



哈哈大笑。

海水渐渐地退着,经常有小群梭鱼没随着海水游走留在河流中。小伙伴们看见了欢呼雀跃。顾不得放小船了,七手八脚地抓起小梭鱼来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大海是湛蓝的,河水是清澈的,没有什么污染,海里的鱼自然也是洁净无污的,虽然这样,但孩童们抓

到的小梭鱼不是为了要吃,而是用来喂鸭子的。

岁月悠悠,罗锅河伴随着沿河的人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淌着,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罗锅河经过开挖清淤,整修加固河堤后,使用水泥封上了盖,这就让现在的年轻人只见脚下大道平又宽,不识罗锅河真面目了。

九龙山上话神泉

姜仁斋

在海阳市上于朋村东,有一丛九峰相连的山,起伏如腾龙,故得名九龙山。九龙山上有一眼泉,水不多,却常年不干涸。坊间传说这泉水治病灵验,因而声名远播,引得众生远道而来,趋之若鹜。

话说民国初年,西乡人王江(海阳小纪镇南埠村)带着二帮,小梢三人来上于朋村放牛糊口。一日,牛把头王江患上肠胃病,当地人俗称“疾铸”。几日不思饮食,即使东家做上病号饭他也吃不下。躺在九龙山坡树下的王江,昏昏然,迷梦中梦到一位须发皓白的老者,站在他对面相告:此不远处有一山

泉,可以掘开饮泉疗病。王江睡中猛然起身拜谢,却发现身边仅有一黑色短蛇,头顶花冠,朝梦里老人指点的位置奔去。王江追随来到山坡,这里不大地方,草长得有些茂盛。他蹲下身用手掘挖下去,果然挖出了一个石窝窝,里边竟然涌满了清泉。王江双手掬泉,默默许愿,只要治好了他的“疾铸”,自己定为山泉蜚声远播。不几日,王江的病痊愈,九龙山泉水治病灵验的传闻也不胫而走。

后来据说,当地乡民也多来验证泉水的灵验,遂称山泉为“九龙山神泉”。并且认为,白发老人及头顶花冠的黑蛇,乃是传说中的“秃尾巴龙老

李”,暗中来福佑乡民逢凶化吉,祛病消灾的。于是,有相邻七庄纷纷捐款捐物,在神泉的上方建起了三间神庙,又左右辅以两厢。再远赴文登“秃尾巴龙老李”母亲的坟上,盛殓小许坟土回来,将李龙王老李和龙母奶奶供奉于庙中。

山的半坡建起了戏台子,每年阴历二月二十八日放山,赶九龙山庙会,唱戏三日庆典。此时香火鼎盛,应愿、还愿的信众塞道,取水的人挨号排队。现年76岁的村民祁云亭老人在青岛服役期间,安徽、河南的战友皆知海阳有座九龙山,他们家乡的前辈,不少人赶在山会的前一个多月,挑着供品启程来九龙山还愿,应

愿。看守山庙的老人是现年83岁的祁炳才老人的邻居,名叫祁洪仁,早已过世。他小的时候就跟着邻居到山庙玩过,也吃过山庙里的供品,老人对此记忆犹新。

然而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乡里建完小,山庙被拆,神龙像,诸班仙众,石碑被毁。完小的老房子还在,祁云亭老人记得,上课时抬头就看到那房梁雕龙画栋,色彩夺目。

时至今日,山庙遗址和戏台仍在,神泉周边旌旗飘摇,九龙山上也仍有信众为李龙王、龙母奶奶立碑树旗祭祀供殓。赶在清明和十月一前后,信众往来依然密集。

想你啊,大庙

任允好 孙永祯

早年间去烟台访友,总走北大街大庙那条路(现址为兴隆街派出所西侧超市和拆迁办)。见到大庙停下来,观赏一番大庙景象。此刻,我脑海里浮现出莱山区草埠村里大庙壮观景象。可惜,“文革”期间大庙被拆掉了,那破木断砖的残迹,令人心痛。

大庙在村东头,好多间房子,坐北朝南。跨进门坎,看南墙左右是把门将军。身穿绿色盔甲,脚蹬紫色武士鞋;枣红色的脸庞,呲牙瞪眼,手持红缨枪,腰挂尚方宝剑,使人心惊胆战。内壁西墙,画着刘海戏金蟾,活龙活现,北墙壁上,画着送子娘娘,正中是观世音菩萨,坐在莲花盘上,左右有善财童子与提篮仙女相伴;东墙壁上有众多舞剑举锤的天兵天将镇守,千姿百态,威武极了,栩栩如生。大庙的梁上画着二龙戏珠,金麟银爪,似飞似舞,引人注目,粗大的顶梁柱,红漆包身闪着红光,诱人喜爱。

庙门外,有一块矗立的大石碑,刻着建庙捐款人的名字。村里老爷爷告诉我:“咱村大庙

建于清朝年间,为防倭寇入侵,石碑旁有一口大铁钟,原先挂在木架上,为防伤人,摘下来了。若有紧急情况,专人敲钟,招集村里负责人议事。”老爷爷还语重心长地说:“咱大庙的神仙保村民平安,兆庄稼丰收,更为新媳妇生儿育女献灵,你们千万别动弄神仙金身。就拿你家来说,你父亲下世早,全家人巴望你母亲生个男孩。你大爷常买纸、香去大庙祭奠神仙,感动了苍天。你母亲生下了你这个男孩,给你家留下后代。还有,谁家孩子肚子疼得厉害,只要家长给大庙神仙上香烧纸磕头,回家再用开水冲碗高粱面稀饭加红糖喝下去,孩子一出一大汗,肚子就不疼了。”

孩童时代,我真相信老爷爷的话。长大后我明白了,旧社会科技不发达,村民们有封建迷信思想,当然相信神仙了。可大庙神仙教育乡亲积德行善,不作恶人,也起一定好作用。那时,俺村每年三月二十唱大戏,一连三天敬仰神仙,庆祝农业丰收。还招来了十里八村的乡亲到大庙祭拜神仙,烟火不断。看大戏的人山人海站立台下,喜笑颜开,互问春节



安好。

1944年春,日本鬼子从牟平下乡扫荡,来到俺村,撞进大庙搜八路军战士。一个鬼子刚跨进大庙门坎,“嗷”的一声跳出来了,说有妖魔鬼怪要抓他,其他鬼子瞅着墙壁上的天兵天将,也吓得浑身颤抖着,不敢进庙了。原来那个“嗷”叫的鬼子,是被把门的将军威武形象吓蒙了。

俺村的大庙,后来接连建起好多间教室,形成一个大的四合院,解放前就建成学校。1948年秋,我还在大庙教室读

过书。下课后就缠着老师,叫他讲墙壁上的神仙故事。老师笑着说:“天上人间,没有神仙,那是神话故事。”大庙1967年被拆掉了,这年我进校任教,看到大庙被毁坏的情景,偷偷地落下眼泪,那是我的母校啊!

我在想:拆掉的不只是古朴深情的大庙物质,也拆掉了俺村的著名历史古迹,并中断了村民热爱的大庙文化。想你啊,大庙!在建设新农村时,需要大庙文化的传承与张扬,更需要大庙文化对培养人才的铸造与沉淀……

家乡的古槐

卢嘉善

在蓬莱市辖区腹地,有一个省级重镇叫大辛店,地处交通要道,往来人员较多,凡是到这里下车的人,都会告诉司机:“我在大槐树的十字路口下。”这大槐树也就成了地理座标。

当年,她根扎村落北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叫“北潘”的自然生活小区南边,隶属大辛店四村行政管辖。她北望状元顶,南揽淤泥河,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唐槐,距今有1200多年。她的胸径有好几搂粗,身躯南面有树皮包裹,供应整个大树的枝枝叶叶。而几乎整个北侧则裸露灰色的朽木,小时候我常到这树周围玩耍,借着参差不齐的伤疤攀爬嬉戏,凭空留下许多欢乐童年的记忆。

传说,当年古树附近住有一户勤劳善良人家富甲一方,唯一缺憾没有子嗣。一次,老汉无意中救了位落难人,老伴竟意外得子。孩子三岁时,不幸被藏在老槐树树洞里蛇妖吞噬,玉帝知道后,令雷公将孽蛇击毙,大槐树也受到殃及,胸口露出白花花的树芯。小孩的魂魄升天时被老槐树挽留,就在不远处变作一株小槐树。随着岁月的推移,小槐树长成挺拔伟岸的参天大树。

后来,日本鬼子侵略中国,炮楼子就建在大槐树下,为了修工事,侵略者砍光了方圆几十里成形的树木,那棵又高又大的“小槐树”也未能幸免。唯独这棵古槐因为树体糟烂,没有利用价值,才免遭灭顶,也算因祸得福。有人说,鬼子把“小树”锯掉后伤了神灵,苍天再也没给他机会去砍伐附近其他的树了。

20世纪90年代扩修黄公路,北潘家正在搬迁位置,因为这棵古槐挡在道路中间,有关部门想搬到一旁。据说,被住在树下的一户望门推翻方案,说是挪移不慎,一旦死去会影响自家风水。后来,有关部门也顾虑树体太大,根系过广,迁动有风险,就把她留在原地,用一个大花坛围住,道路由此分开,越过去再合二为一。

说起风水,不知是不是老槐树的福荫庇护所致。当年这户从外地搬迁来的人家,孩子多加上战乱,生活不算景气。解放前夕,老二、老三兄弟俩受不了饥饿折磨,双双乘船逃到香港。经过十几年拼搏,在异乡创下一大片家业,文革前留在故居的父母兄弟,还跟着红火了一阵。后来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家人受到牵连,只好偃旗息鼓度岁月,直到改革开放推开阴影,他们才过上安定富足生活。有人说,这就是老槐树给他家带来的好运财运,我不置可否。

小镇以大槐树风闻天下,她像个思乡情结,牢牢牵住背井人的脚步。早年,“到大槐树接我吧!”是每个归家回家的第一讯号。只是遗憾,那年的一个夜间,因为大雾笼罩,一辆外地大货车不谙路况,将她从根撞断。

岁月似乎割不断人们的怀念,几经请求,有关部门又从异地购来一棵继任,栽到原位置的东南路旁。如今,因为照料周详,她正以更加蓬勃旺盛的姿态,传承历史的演绎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